

西藏與中原關係

● 張駿逸（美國印地安那大學西藏學博士、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時親時疏時合時離

西藏自從第五輩達賴喇嘛親政以來，藉由蒙古的居中協調，與中原開始牢不可分的關係。這層關係時親時疏，時合時離，其主變數端視清廷而定。由歷史記載看出，外來帝國主義的誘惑是造成西藏近代史在政治態度上轉變的原因之一；尤其是英國。自從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後，就曾先後於一七七四（乾隆三十九）年、一七八三（乾隆四十八）年及一八一（嘉慶十六）年派出代表逕由印度赴藏，希望打開直接與西藏溝通之門。然而由於西藏上下之反對而徒勞無功。

事實上，一直到一八八六（光緒十二）年隆吐設卡事件以前，西藏抗英態度之堅決絕對超過大清朝廷甚多。由史事依上分析可看出，藏方之親英，是駐藏大臣的昏庸給逼出來的。由另一角度看，則可發現西藏對東印度公司的大門，是朝廷協助於先、駐藏大臣幫之於後才打開的。

東印度公司之所以能進入西藏，其轉捩點是一八七六（光緒二）年的煙台條約。固然煙台條約訂約之肇因並非由於西藏，然而英方卻於煙台

條約上，訂下次年即將派員遍遊甘、青一帶，而英國真正的意圖卻是希望由此打開入藏之門。因此英人得以於三年後（一八七九年）派代表由北京啟程，預定由川康陸路通過西藏到達印度。

當英人之預定行程傳到西藏，引起譁然大波，藏人一致抵制英人入藏，但駐藏大臣松淮卻奏明光緒皇帝，將掌辦商上事務通善濟噶呼圖克圖及噶布倫、總堪布等治罪。然而康巴卻已經醞釀聚眾阻擾。正當朝廷猶豫於兩難之時，英人見到藏人大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才臨時由巴塘（今西康巴安）轉向雲南，改道進入印度。

以上事件給予藏人的刺激相當大，也予藏人直接的反應——朝廷受到外來壓力時，不但顧不了西藏，甚且可能出賣西藏。這就是為什麼在七年之後的光緒十二（一八八六）年發生了藏人的「自力救濟」事件，也就是隆吐設卡事件。

由於英人眼見藏方抗拒外力心理甚強，若不由長期抗戰是無法達成入藏的目的，因此不惜由西藏的外藩哲孟雄開始。英人的侵哲行動自然造成了藏方的緊張，於是越過邊界，進入哲境的隆吐地方建築工事，防止英人繼續深入。藏方的

行動自然有其法律根據，因為隆吐地方原本屬於西藏，後來給了哲孟雄，況且哲孟雄藩王當時已經逃入西藏境內避難，隆吐設卡一事，是否應哲王之請亦未可知。英人見狀乃向清廷抗議，此時的清廷在國勢上有如強弩之末，在心理上有如驚弓之鳥，由於新敗於數次對英及法的戰爭，對於英人之抗議照單全收，因此一味指責藏方不是，即令軍隊撤出隆吐；駐藏大臣文碩了解藏方抗英氣熾高張，奏明朝廷此事之嚴重性，然而朝廷卻一意孤行，結果造成了藏方抗旨之事，而駐藏大臣文碩亦因此被革職。接任之升泰非但任由英人以洋槍火炮擊殺藏兵，更在外交上說明隆吐並非藏人之地。英人乃在清廷之袒護下，大獲全勝，也因此等於獲簽一張出入西藏的長期簽證——「藏印條約」及「藏印續約」。

這幾件事情對成長中的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是一項非常大的刺激，也是造成他日後在三大強國之間遊走投靠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對天朝失去了信心。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自親政開始就與朝廷結下了無數恩怨愛恨，這種矛盾情緒極其複雜，但其對象起初是大清朝廷，民國成立之

後又將這種感情延續到中央。由內地的觀點看，朝廷變了，體制改了，但在藏人的眼中看來這一傳統的關係卻依然延續著。

達賴由親英而反英

辛亥革命開始，朝廷對西藏失去了控制，若干有關西藏的事件亦接二連三地發生，其中例如川軍譁變、蒙藏互相承認獨立、西姆拉會議及類烏齊事件等等，皆在中原與西藏的關係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清末十三輩達賴喇嘛親政之後，噶廈對中原之態度端視達賴喇嘛個人而定。達賴不斷親英，自然噶廈也親英，且派遣留學生赴英、印留學，當然也就在政治上造成了一股不小的親英勢力。達賴喇嘛於流亡印度期間提出了獨立的口號，其後又與並不具獨立資格的外蒙互相承認獨立，此事自然與英人幕後之唆使有關，之後於民國九年，英人再度順水推舟，願意提供顧問使西藏逐步走向真正的獨立。

英人陰謀建立大西藏國，必須整編軍隊，然而整編軍隊之首要條件便是財力之支持。西藏社會的財力，自古以來歷經若干世紀皆是掌握在寺廟與貴族手中，因此英人之計劃是加強稅收，於是全權策劃此事的柏爾（Charles Bell）計劃將五千人的軍隊擴張成一萬五千人，其中所需要的開支，必須全數來自寺廟及貴族世家的稅收。此事自然遭到莫大的阻力，尤其是寺廟反應極其激烈，認為柏爾擴充軍隊之目的並非完全爲了表面上的原因，而是企圖藉著軍隊壓制並剷除寺廟僧衆的勢力，因之反對聲浪由三大寺發出，情緒感

染至全藏僧俗各界，甚至引發暴動事件、驅英事件。柏爾居住一年之後，徒勞無功的離開西藏。

英人在柏爾失敗之後，並未放棄謀藏之企圖。· 偏巧民國十三年，親英勢力企圖發動政變，由於當事人之一的告密，達賴喇嘛得以及時行動。爲首者是民國二年留學英國的龍夏及擦絨二人。

此事件究竟是否受到英人幕後唆使不得而知，然而卻予以第十三輩達賴喇嘛當頭棒喝，覺醒到英人之陰沉毒辣，爲了謀藏之利益不惜傷害西藏社會之根本——佛教，而且這次陰謀的對象卻是達賴喇嘛本人。因此達賴喇嘛在態度上才會有極劇轉變——下令停止英人協助建立的警察局，又封閉英人設於江孜的貴族子弟學校。換言之，達賴要將英人培養勢力、蓄藏勢力的管道及場所剷除殆盡。

十三輩達賴親中央

民國九年初，北洋政府曾派遣朱綉等一行前往西藏，離藏之時，達賴曾告之以其親英並非出自本心，實因欽差逼之過甚，不得已而爲之，又言惟望大總統派員前往解決懸案。柏爾事件之啟示，再加上民國十三年之親英派陰謀政變，達賴躊躇之餘，當然想到了「天朝」——內地政府。因此民國十七年託北平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向南京之國民政府示意。此際國民政府正將隸屬內務部的蒙藏事務局提昇至直屬行政院的蒙藏委員會，同時早先因與達賴不和而移居內地的第九輩班禪又於南京設立駐京辦事處，多少刺激了第十三輩達賴喇嘛的心情，於是蒙藏委員會擬具八

條「西藏問題如何解決」之問題，就教於達賴，其八條如下：

1. 「西藏與中央關係應如何恢復？」

答：「中央能將漢藏施主關係，照前至誠有信之待遇，而西藏以前原係至誠相見，現在更要竭力擁護中央。」

2. 「中央對於西藏統治權應如何行使？」

答：「西藏政教謀根本安定之法，商洽立約後，必更穩妥。」

3. 「西藏地方自治權如何規定？」

答：「從此漢藏施主誠意謀西藏安全，其範圍自應照舊，若原係西藏地方，刻下未在西藏治下者，自應仍歸西藏範圍，久后必安。」

4. 「達賴、班禪是否願意加入中國國民黨？」

答：「達賴喇嘛現在年事已高，加之政教事務甚繁，又因三大寺及僧俗大會未同意之前，不能來京，至班禪現住內地，除札什倫布廟宇教務外，素無其他政務可管，自應就近加入國民黨，但素無解決藏事之發言權。」

5. 「達賴與班禪在西藏政教上，地位與權限一律照舊？抑或另有規定？」

答：「西藏政教向歸西藏政府掌管，班禪早在後藏有一廟宇。至札什倫布寺係第一輩達賴所修建，後一輩達賴到拉薩時，無人掌其廟宇，特選班禪掌管札什倫布，並贈予班禪，後因與第五輩達賴屢因師徒關係，將札什倫布給予班禪，若照以前舊規辦理，西藏人民無不悅服。」

6. 「班禪回藏，達賴如何歡迎？中央如何護

送？」

答：「班禪在藏，原本和好，此次班禪不告離藏，不識其意何在？在班禪未說明離藏原因，及不得西藏僧俗大會同意以前，不便歡迎班禪回藏。」

7. 「達賴是否在京設立辦事處以便隨時接洽？」

答：「先設辦事處於南京、北平、西康三處，以後若有加添之處，再當陳請。」

8. 「西藏對中央有無其他希望？」

答：「為防侵略守土，目前只希望中央接濟軍械，以後謀地方安全如有所需，再當陳請。」

迨賈覺仲尼由藏返京，面呈中央，中央以恢復漢藏關係，劃分界務等事關聯各方甚多，實非短時間所可決定者，乃准成立駐京、駐平及駐康辦事處，並任賈覺仲尼、阿旺賢贊等為處長。

熱振遇害西藏變色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三十日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圓寂，中央於十二月發表追悼命令，更於次年二月十五日在南京舉行備極哀榮的追悼會。更於次年元月十二日特派參謀次長黃慕松將軍代表國民政府組成十人代表團專程前往致祭，黃慕松氏於六月十二日由康定出發，經過橫斷山脈、回水六嶺於八月廿八日抵達拉薩，藏方由攝政熱振呼圖克圖率領夾道歡迎。黃氏在西藏停留三個月，於民國廿四年二月十六日返抵南京。留藏期間除行佈施熬茶之功德外，更代表中央冊封達賴喇嘛為「護國弘化普慈圖覺大師」，並頒玉冊玉印，同

時與噶廈協商日後的漢藏關係，並留下隨行之蒙藏委員會委員劉模忱駐藏聯絡，又設了拉薩小學、電台、診所及氣象測候台。

達賴圓寂之後，熱振呼圖克圖出任攝政。他的任職代表保守勢力的抬頭，因為事前親英勢力再次遭到罷黜，復出的擦絨被貶謫僅存虛銜，龍夏則被挖去雙目、抄家、入獄。熱振則採取親中央路線，而中央與西藏的關係亦於此際更加密切。尤其是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入藏致祭達賴一事，更可看出雙方在企圖恢復關係上之努力。

漢藏關係的另一次增進是在目前的這位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之際。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熱振呼圖克圖密電蒙藏委員會要求國民政府派員赴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典禮，同月廿八日國民政府訓令：「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接著在民國廿九年一月廿八日，由吳忠信自拉薩密電中央轉呈噶廈要求中央請免靈童拉木登珠金瓶抽籤事宜」，國民政府乃於同年二月五日令：「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于抽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此令。拉木登珠業經明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其坐床大典所需經費，著由行政院轉飭財政部撥發四十萬元，以示優異，此令。」由於漢藏雙方關係日斷融洽，於是正式成立蒙藏委由令駐藏辦事處。此次因吳忠信委員長之入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之坐床，使得我於西藏主權之行使得以張顯。

然而英人猶不甘心，再次搗動西藏的親英勢

力，假借神意，要求熱振退位三年，於是民國三十年熱振暫退，攝政改由達扎接任，然而三年之後親英勢力已控制了大局，熱振非但無法返任原職，反而於三年之後（民國三十六年）被誣「謀反」，未經審判即被害於牢中。從此中央與西藏關係直線下降，直到西藏變色，達賴流亡印度。

和平民主共存共榮

民國三十八年開始國內更加多事，政府處境困難，噶廈乃在親英派的主謀下，撤回西藏駐京辦事處，最後於中央無力西顧之際，於同年七月八日在藉口清除共產黨的障幕下，要求中央駐藏人員及眷屬準備離開西藏。由於藏方態度強硬又詭異，中央人員乃分三批撤離。我駐印大使羅家倫於七月二十五日發表聲明，指出謠傳我駐藏人員之中有共產黨潛伏之事實為虛構，況且西藏為中國之一部分，這些中央官員輪不到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處置。聲明雖然是發表了，但事實皆已造成，中央亦因大陸變色而未再追究。

我國邊疆之地理形勢多屬外重內輕，西藏也不出此形勢。因此，自古以來即是中央強時西藏亦內服，否則即有內亂或外侮之事發生。民國以來由於國內多事，是故邊疆不寧，西藏亦於此際一再受到殖民帝國之搗動，其間雖有若干轉機，但是由於中共之坐大以致良機盡失。然而中央與西藏關係之重建並非不可能，其關鍵在於雙方之誠意以及態度之改善，但是更重要的卻是中國的和平民主，國家統一建設的成功，民族大家庭的平等團結和諧，共存共榮。